

## 穆罕默德•馬姆達尼回憶他的朋友和同志薩姆•莫約

2015-11-27 穆罕默德•馬姆達尼 著 王立秋 譯



薩姆•莫約（圖片來源：Fatima Shabodien 的 facebook）

我記不得我最早是什麼時候遇見薩姆的了。也許，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，在 **GODESRIA**（非洲社會科學發展委員會）上，或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早期，在辛巴威的發展研究中心。不過，我們真正密切合作，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。我們倆都是 **CODESRIA** 的負責人，主席和副主席。接下來的兩年我們在政策上產生深刻而尖銳的分歧，且這些分歧經常看起來是無法解決的。

我還記得之後一年裡發生的一段特別艱難的插曲。我們在達卡開了一次緊急會議，但薩姆說他不能去那裡，因為他幾天後要做一場大手術。我解釋說這次會議很重要，問他能不能把手術推遲一周。他提醒我以他現在的狀態，他將不能久坐。但第二天，他還是來了達卡。在那次會議期間，他一直左右調整身體的重心，時而靠朝這邊，時而靠朝那邊。他顯然承受著巨大的痛苦，但他微笑的臉上卻不曾表現出這樣的痛苦。

這就是薩姆，無私、無比堅定、絕對可靠。如果你在面對艱難時世時希望身邊有一個人的話，那麼，他就是那個人。但無論時世多麼艱難——就像在那些年一樣——我也從來沒見他懷恨過任何人。後來，我們又回到了過去在 CODESRIA 時那種時不時才見一次的狀態。然而，別離是艱難而痛苦的。這是一種能夠鍛煉友誼的折磨。薩姆就是那種鍛煉出來的朋友。

在那些年，我也知道薩姆是一個數學天才。在達卡一著陸，他就奔向會計部，接過所有的帳本工作，細心地過一遍。無論多久，是十二小時還是二十四小時，薩姆都會一直工作到拿出一個可供我倆討論的報告為止。不久之後，話就傳開了：要想催促薩姆草草了事，那純屬蠻幹。

學生和學者們因為不同的原因來到 CODESRIA，一些人是為了令人興奮的旅行，一些人是為了參加關於今天各種問題的泛-非對話，另一些人則是為了獲取稀缺的研究資源。以上動機薩姆都有，但最重要的是，他是少數一貫奉獻多於索取的人之一。他在誘惑與威脅面前巋然不動。在他身上我們看到了正直和堅定，一種平和的才智和一種冷靜的審慎，他有一個臨危不亂的頭腦，並在艱難險阻面前保持著自由的精神。

薩姆是少數無縫接合清醒、正直與享受之能力的人之一，這種在恪守清醒與正直的同時也注重生活上的享受的能力，是 CODESRIA 人——我們手上總是拿著香煙，在一天結束時一定要來杯啤酒——的標誌。是達卡城養育了這樣的氛圍。我們來自非洲大陸的不同角落，在某種程度上都是邊緣人，都像渴求氧氣一樣嚮往著自由，特別是言論的自由。在這個共同的努力中，我們形成了親密的合作關係，和持久的同志情誼。

薩姆主要的學術成就在農業研究領域。不愛出風頭的他很少談論自己的學術工作，除非在別人首先提起的場合。這樣的場合，對我來說，是在 2008 年，當《倫敦書評》邀請我寫一篇關於辛巴威的文章的時候。土地改革在當時是一個大問題。我把我手頭可用的，關於這個主題的所有研究都搜刮到一起。這些研究中，有三個因其富有原創性和扎實可靠而脫穎而出：一個是蘇塞克斯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，一個是西開普大學的研究，另外的一個，則是薩姆在哈拉雷的非洲農業研究中心做的研究。在我閱讀這三個文獻和媒體關於這些文獻的發現的報導的時候，我學到了一些關於“知識的生產，及其在公共領域中獲得的認可”這整件事情中的政治的東西。在我看來，以下兩個事實是很清晰的：第一，薩姆領先其他人好幾步；第二，他的作品是最晚得到認可的。這情況差不多就像是：媒體在遵循這樣一個經驗法則，在涉及觀念的時候，思想的發生鏈條必然始于西方大學，然後才通過南非的機構，最後延伸到非洲的研究者那裡去。

我和薩姆討論這個。他微微一笑，仿佛是在說，這有什麼新鮮的呢？在國內，他的批評者正竭力把他描繪成一個黨派人士。如果他說，土地改革使數目眾多的無地者中很多人的處境變得更好的話，那麼，那些反對的人就會說，這是一個站在體制那邊的人說的話，這不可信。但如果他拒絕全盤支持政府的話，和體制站在一起的那些人又會說，他肯定和反對派有隱秘的聯繫。在公共政策上，薩姆是根據自己的研究來說話的，他總是無畏、無懼而充滿希望。所有人都會聽他說了什麼，特別是他自己在成為批評的目標的時候。無論分歧如何，所有人都知道，薩姆是不會被腐蝕的，而且，除非有深入研究的支持，否則薩姆不會亂提意見。

我最後一次見薩姆是在今年六月 CODESRIA 在達卡召開的大會上。而就在那次會議的兩月前，我們才剛剛在中國的杭州，在亞際書院組織的一次慶祝萬隆六十周年的會議上聚過一次。在那裡，人們是如此地好客。每一頓飯都像宴會；盤子在被拿空前都會被添滿；酒和飲料也是無限暢飲。薩姆很放鬆，他回憶起我們在過去幾十年裡建設 CODESRIA 的努力，並思考著非洲農業研究中心未來的計畫。我記得這一切恍如昨日：薩姆，笑著、信任著、保證著，他堅強、果斷而深思熟慮，他再一次做起他最擅長做的事情來——（精心）計畫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路，但同時也（無私地）帶你一起上路。

可親愛的薩姆，這次旅途，你只能一個人走了。你像來到這個世界一樣離開它——獨來，獨去——可這個世界變得更好了，我們也變得更好了，因為我們有幸分享了有你的世界。損失是巨大的，心情是沉重的，而說再見，也是艱難而痛苦的。在哀悼我們的損失的同時，我們也在慶祝你的一生。

別了，親愛的朋友、兄弟和同志。

2015 年 11 月 25 日

本文原載於 亞際書院